



# WMA 財富管理顧問課程

WMA (Wealth Management Advisor)

【運用邏輯架構與資訊分析，提供解決方案】

啓富達國際 管理團隊

<http://www.cfd.tw>

【文章分享】死亡教給他的人生三堂課

資料來源：【網路文章】2010 / 10 / 14 文／單小懿 商業周刊 第 1190 期

艾爾邦的全部著作創下全球二千八百萬本的驚人銷量，他如何透過三位人生摯愛的死亡，找尋到生命的意義？並從玩世不恭的夜店樂手，轉變為改善游民生活的社工？

是什麼故事，讓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——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歐普拉（Oprah Winfrey），在五分鐘訪談後，便決定投資拍片，同年並拿下五項艾美獎？

這個故事叫作《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》（Tuesdays with Morrie），也是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排行榜有史以來最長銷的暢銷書。

沒有《秘密》的神秘色彩，沒有《哈利波特》的精彩冒險，也沒有《暮光之城》的浪漫愛情，《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》是由米奇·艾爾邦（Mitch Albom）所記錄，與大學老師莫瑞·史華茲（Morrie Schwartz）的臨終對話。

為何一本不到兩百頁的小書，可以感動全球超過一千四百萬位讀者？

「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心靈導師，而每個人周圍也都有潛在的導師。」九月二日，《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》作者艾爾邦首度來台演講前，與《商業周刊》分享感動背後的秘密：「有句諺語不是說，『當學生準備好，老師就會出現？』只要把心靈打開，你就會聽見。」

艾爾邦的老師，名為死亡。而且這位老師，三次出現在他的人生教導他。

艾爾邦其實是平凡如你我的作者，他跟你我一樣常常參不透人生許多問題。一九五八年，他生於美國紐澤西州一個猶太中產家庭，是典型的嬰兒潮世代，生長在戰後富庶、思想開放的美國，他從小就夢想著成為能發片的音樂家。

進入大學後到大學畢業的七、八年間，他開始朝自己的夢想邁進，渴望成功、野心、成就和金錢。白天在學校上課，晚上就到酒吧裡跟爵士樂手學鋼琴、彈鋼琴打工，甚至兼職當計程車司機、拳擊手和社工人員。美國之外，他流浪到歐洲、中東從事音樂創作，把到不同國家當作成就，過著波西米亞式的生活。

看在時下年輕人眼裡，艾爾邦酷斃了，但事實上，他卻陷入人生以來第一次危機：從他開始寫歌、作曲的那天起，便再也不聽音樂。

### 舅舅癌逝，他學會珍惜 走出自怨自艾變得獎記者

「聽音樂就像在提醒我是個失敗者，為什麼每天演奏的酒吧空蕩蕩？為什麼我還沒出唱片？還沒賺大錢？為什麼人家可以成功，而我不行？」艾爾邦回憶，當時每天浸泡在自責中，一點也不開心。

就在此時，死亡給他上了第一課：時間寶貴。

艾爾邦從小最親的舅舅，罹患胰臟癌，他眼看舅舅從健壯變衰弱，再變浮腫；看著他在飯桌旁痛得彎下腰、嘴巴變形；看著他咒罵人生和工作，拒絕每個人。有天晚上，舅舅跟艾爾邦在家中陽台乘涼，他問艾爾邦：「我看不到孩子讀下個學年，你可以幫我照顧他們嗎？」這是頭一回艾爾邦逼近死亡，他嚇得要舅舅住嘴；但幾週後，舅舅便過世了。

「舅舅在四十四歲過世，我便認為我也會在四十四歲死掉。所以時間突然變得很珍貴，我決定做什麼事情都要加速，要在四十四歲前做完所有的事情。」艾爾邦說。

八〇年代，廣播電視興起，他決定回學校念書修新聞碩士，並且擔任三家地方報紙、一家雜誌的體育記者，半工半讀，每天早上起來刷牙，就坐在打字機前寫稿，身上穿的還是前一晚沒換的衣服，一週工時近一百小時。研究所畢業之後，艾爾邦從紐約的地方報跳槽到佛羅里達，最後落腳底特律，成為全美第四大報——《底特律自由報》（Detroit Free Press）的體育專欄作家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一九八五年，他首度拿下美聯社新聞獎的最佳體育報導獎，十年內，他連續贏得七次專題新聞獎，成為美聯社新聞獎史上得獎最多的體育記者。緊接著，他的專欄文章集結成書，還上電視和電台，艾爾邦成為身價百萬美元的明星記者，不但買下山坡上的豪宅，而且熱愛換車、炒股，過著與他筆下超級美式足球明星一樣的生活。

但是，他還是不開心。「成功讓我覺得可以主宰一切，」艾爾邦雙手合掌、語氣沉重，「誰知

越忙越空虛，我討厭我自己。」

## 老師病逝，他學會分享 成立五個基金會幫助弱勢

不久，死亡老師為艾爾邦開了第二堂課：分享。

一九九五年，艾爾邦工作的《底特律自由報》與對手《底特律新聞報》，決定共同營運，整合雙方人員並大幅裁員，於是報社工會決定罷工，並展開遊行。

身為工會成員，艾爾邦投入罷工，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工作和薪水，專欄也變得有一天沒一天；「原本以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、讀者不能少了我，如今發覺少了我，世界還是一樣，」他說。

一天晚上，他在電視節目上得知大學教授莫瑞罹患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（簡稱 ALS，俗稱漸凍人症），想起十六年前大學畢業答應莫瑞要保持聯絡，艾爾邦基於罪惡感，決定撥個電話給莫瑞，表達自己的遺憾。

「史華慈教授，你好，我是你以前的學生米奇·艾爾邦。你還記得我嗎？」艾爾邦說。

「你怎不叫我教練呢？」莫瑞還記得十六年前的暱稱。罪惡感讓艾爾邦決定去看他。

看到老師，衝擊很大嗎？

「衝擊太大了！誰想到十六年前，竟是最後一次看他站著。」艾爾邦回憶與老師重逢的震驚：莫瑞坐在輪椅裡，拿湯匙的手抖個不停，他得花三到五分鐘，才能吃下一口食物；倘若莫瑞要小便，須用雙手撐起身體，艾爾邦得幫他拿尿壺。「我痛恨這些事，」艾爾邦說，「但他從來不抱怨。」

有次艾爾邦將莫瑞從輪椅抱回沙發，莫瑞發現他的尷尬。莫瑞叫艾爾邦別在意，「這只是我的身體，就像運送貨物的木箱；你看著我的眼睛，我還在，我還是那個你認得的人。」從那以後，艾爾邦逐漸坦然面對老師。

連續十四週，他在每週一、二飛到麻州拜訪老師，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，莫瑞過世為止；一九九七年，艾爾邦完成《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》並付梓出版。對艾爾邦來說，這十四堂課的意義是什麼？

「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善待他人與樂於分享，這樣才會無憾。工作在生命裡是該有個位置，但不是第一位；當你死時，工作也不會安慰你，同事也不會是你最後最想見的人。」他說。

工會罷工結束，艾爾邦重新規畫生活，他從專欄作家改為自由作家，只報導大型體育賽事，其他時間則都投入非營利組織，自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九年，艾爾邦成立五個基金會，協助底特律的中輟生就學、修補舊社區給游民居住，並為游民子女的醫療募款。

雖然莫瑞啓發艾爾邦思索生命的意義，但舅舅早逝的陰影仍籠罩著他，他仍緊抓人生的方向盤，認為自己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；雖然自己六個月大就受洗成為猶太教徒，然並不信有神，認為需要依靠神的人很蠢。

### 拉比癌逝，他學會相信 從懷疑論者轉而接受信仰

就在此時，死亡教給他第三堂課：相信。

艾爾邦因《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》成為暢銷作家，二〇〇〇年應邀回底特律演講，演講結束後，他幼年的拉比（編按：猶太教的宗教精神領袖稱為拉比）路易斯要求艾爾邦幫他寫悼文，艾爾邦接受了。

艾爾邦是沒有信仰的懷疑論者，在為拉比寫悼文，蒐集素材過程中，逐漸認識拉比，過去的疑惑也獲得解答；與此同時，艾爾邦目睹底特律一個毒販靠著信仰成為教區牧師，見證了信仰的力量。八年後，高齡九十一歲的拉比因肺癌過世，直到過世前，他仍抱持信念，講完最後一場道。

「十年前提到信仰，我就會逃跑，因為我覺得信仰分隔了彼此。」艾爾邦說。「路易斯讓我發覺信仰的美好之處，是讓我們相信人可以彼此聯繫。」艾爾邦說。

近代死亡學先驅、芝加哥大學心理學教授羅斯（Elizabeth Kübler-Ross）說：「人就像窗戶上的彩色玻璃；太陽升起時，每片玻璃都閃閃發光，唯有當黑夜降臨、仍然閃爍的玻璃，才擁有真正的美麗。」死亡正是這份美麗，帶他走過人生一道道關卡，也透過艾爾邦，啓發了千萬人生命的意義。

（附註：文章取自網路流傳，若有侵權請來信必立即刪除。）